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蠡湖吹雪◎著

遇見，

一眼万年

长篇小说

一万年是多久，谁又胆敢
做出这么庞大的测定与承诺
只有爱情。只有爱情有这个
胆略与气魄，还包括方式方法
足以让人信以为真。真的
雨下着下着就变成雪了
花笑着笑着就变成哭了
这个世界总是在发生变化
可以不变的是眼光与诺言
雪下着下着会变成雨的
花哭着哭着会变成笑的
有一万年在心，在手
人生还会害怕什么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蠡湖吹雪◎著

遇見， 一眼万年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一眼万年 / 蠡湖吹雪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485 - 0

I. ①遇… II. ①蠡…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0272 号

责任编辑: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20 字数:26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人说，恋爱中的女人像“在建工程”，婚姻中的女子则如“固定资产”。所有“在建工程”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便结转到“固定资产”，这与恋爱的归属是婚姻一样不谋而合，其实这只是理论上的美好，否则便不会有那么多“坏账”“呆账”的出现。

母亲说，女孩们的婚姻就如油菜籽，撒在哪儿就长在哪儿。于是我们姊妹有了不同的婚姻。还有人说，爱情就像“鬼”，听说的人多，遇见的人少，因此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既虚幻又真实，他们其实就是生活中的我们，只是很多人早已麻木，不愿意去触碰它。这是因为许多人曾和他们一样，试图运用某种“捷径”改变能够改变的一切，为此，书中每个故事都可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样的“选择”在我看来，既不卑劣也不高尚。相反每个人要过怎样的生活，那是他自己的选择，道德和道义上的东西那是“君子们”的事。

爱情都是美丽的。一个人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哪怕是一场感情游戏，也要记住游戏曾给你带来过的幸福快乐！正如溜掉的小鱼，总会是最美丽的；失去的爱人，总是最懂你的。我是一个有些冥顽的理想主义者，当我决定把他们故事告诉世人的时候，已做好选择努力“笔下生花”，把主人公们表现得客观一些，以期赢得世人的理解和尊重。

我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

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悲剧”的同时，都会附赠一个“喜剧”，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等不到上帝掏出赠品，先看到的总是“悲剧”。上帝是公平的，他也许会先送你“喜剧”，让你喜形于色，而就在这个时候，“悲剧”也许突然降临。但不论顺序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悲剧”和“喜剧”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套组合产品，从不单卖。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恋爱观，就有什么样的婚姻观。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应积极遵从内心，不应随波逐流，更不能自甘堕落，要经常提醒自己，天上掉不下来馅饼，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

没有一种痛会持久不消，没有一种情会执迷不返，时间是最好的解药。“自助得助”，痛苦和幸福是一对孪生姐妹，只要健康地按照自己预定的目标去努力，即便实现不了愿望，那么你也能领略沿途的美景。当你有一天回首往事时会发现，最美好的、最幸福的却是一路见过的风景。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章 一丈之夫	1
第 二 章 名花有主	13
第 三 章 爱别离	25
第 四 章 半恋心	37
第 五 章 情 醉	49
第 六 章 何所夏凉	62
第 七 章 欲罢不能	74
第 八 章 伤心欲绝	86
第 九 章 篡 位	99
第 十 章 新官上任	111
第十一章 各取所需	124
第十二章 何所冬暖	137
第十三章 权 力	150
第十四章 心 碎	162

第十五章	爱 殇	174
第十六章	用心良苦燕归来	187
第十七章	情 醉	201
第十八章	刀剑如梦	214
第十九章	情非情	226
第二十章	过恋不记	239
第二十一章	傻得可以	251
第二十二章	致命一击	265
第二十三章	重 逢	279
第二十四章	还好有你	291
第二十五章	人生没有彩排	302
后 记		309

第一章 一丈之夫

/

半醒半寐间的辛芯猛然听到了“吱呀”一响，虽然只是轻微的声音，但这响声在凌晨氤氲的空气里回荡得异常诡异和令人发怵。她随手就抄起个花瓶，借着窗外影影绰绰的光蹑手蹑脚走出房门，随即一个黑影蹑身闪进了浴室。

“淡定，淡定……我可是女汉子，还能怕你个毛头小贼不成？”屏住呼吸，竭力克制住紧张，轻手轻脚地来到浴室门前，然后深吸一口气用力踹开了门，花瓶就朝着黑影砸去。“媳妇儿，是我，媳妇儿，是我……”花瓶停止在半空。“啪嗒”一声灯开了，她看见丈夫尹扬裸着身体。

“这么晚不睡你干吗呢？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进来，灯也不开，以为家里招贼了呢。老实交代，是不是偷腥了急于毁灭证据？”说完，她仰着脸顺势凑上前去，用鼻子嗅个不停。“你属猫的呀！”尹扬不气不恼地说着，便打开水龙头洗澡。见尹扬不接“招”，辛芯开始生气起来，但她还是努力压抑着愤懑，不让自己发作，她要从尹扬那飘忽的眼神中窥探出什么来。她相信，人干了坏事就如雪地行走，总会留下丝丝痕迹。

见她找不出破绽，尹扬开始反戈似的戏谑道：“你这只猫老了，嗅不出味道喽！”“哼！不是我老了，是野女人们的身上根本就没腥气了，早被那些野狼舔舐光了。”确定她找不出什么破绽后，尹扬又假装着生气道：“公司应酬我也没办法呀，再说，我从后门进来，不开灯，也是怕打扰到你休息，影响了你孕育我们的下一代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哼！你要是好人就不会这么晚才回来，丈夫深更半夜不回家，做妻子的能睡得安心吗？”尹扬哑然了一秒随即便嬉皮笑脸道：“谢谢我的好老婆，让你担心了，我冲冲就好，时间不早了，赶紧睡觉去吧。乖，听话！”尹扬边说边把她往外推。

“这么晚了洗什么澡，难道真的偷……偷腥啦？”尹扬见辛芯仍旧不依不饶，又换了一脸认真解释道：“来了几个大客户，喝酒后他们非要去唱歌，所以就……”“所以你就从了是吧？”还没等尹扬“就”下去。眼看纠缠不清，对此尹扬再次假装生气道：“滚！”随即补充道，“媳妇你是知道的，早上那个我已经珠联璧合了的呀，咱现在是出门之前已刀枪入库，放马南山了！”

辛芯被他流寇般的语句逗乐了，于是她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向尹扬身体袭来说：“既然你这样说了那我真得检查一下了……”尹扬见状一闪身立即钻到莲蓬头下面去了。辛芯只好作罢往房间走去，心想：你们男人丢什么也不会丢那个，子弹少没少我一会儿就知道了。

想到这儿，辛芯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像那些穿梭在红灯区的失足妇女，语言上粗俗，行为上猥琐，开始嫌弃自己了。好歹自己也是一名牌大学毕业，且不说自己有多大本事，但从毕业到进入外企担任总经理助理兼翻译，至少表面上来看也是个优秀女孩。

辛芯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她突然明白，丈夫，真是一丈之内的夫。所以在同事面前从不称丈夫。令她更悲凄的是每当夜深人静，千家万户团圆之时她却在家无奈地静候丈夫归来。等他回来了之后吧，还又心不甘地要检验一下他是不是在外拈花惹草了。这样自欺

欺人令她厌倦起来。

躺在床上正胡思乱想着，当听到尹扬轻喊着“亲爱的，我来了”时，她又装睡不理他。见此尹扬心里却开了花，心想：你就装吧，正好合为夫之意。于是他便轻轻钻进被窝边上睡觉。

大概实在太累了，身体一接触床便感觉到了极乐世界，太舒服了。尹扬这时才意识到岁月不饶人，K歌、玩、喝酒也是项体力活，并且要想玩得外面彩旗飘飘，家里不闹不吵，外加红旗不倒还是一门相当有难度的技术活。他感到男人也不易。

正当尹扬以为“战事”就此平息心里偷乐着却不知女人的行为总是不按常理出牌。“想睡觉没门儿，我还没检查子弹少没。”辛芯说着就一个饿虎扑食翻身，把他压在身下，便又故作狰狞状说，“嘿嘿，小哥长得不错，小女子今天得好好尝尝鲜！”淑女形象荡然无存。

“太累了，不行，我得睡觉了。”尹扬在被子里带着哀求和挣扎道。“你不行谁行，男人不能说不行！”辛芯哪肯放过他，只见她一只手挠着他的痒痒，另一手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他关键部位。“轻点嘛，轻点嘛，你弄痛我了。”尹扬哀求着。“现在知道痛了吧，当你把我的心刺痛了怎么视而不见呢，不行！”

尹扬见辛芯态度刺破千山万水般坚决，知道在劫难逃，于是只好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羔羊状：“好吧好吧，陛下我认了，任由你处置吧。”尹扬如此之快地投降，反而令辛芯更加不爽。“你就这样肯定不行，你得拿出你刚才在KTV搂着小姐唱歌喝酒的牛劲来，你们男人不就喜欢征服女人嘛，征服世界的，怎么回到家就装×了？”

见辛芯如此霸道、如此俗气，这时尹扬真的有些生气了，但一想这深更半夜里，她又怀有身孕又不便发作。心想：那好吧，那好吧。然后就翻身上马。于是他带着愤怒、折磨和报复的心态上路了……

老天也许真的捉弄人，越是精疲力竭越是无能为力，直到满头大汗时，他才像非洲杜兹肺鱼蹦在充满阳光的沙滩上，挣扎了几下

装死不再动弹，辛芯则心疼不已。她知道以这种方式折磨他很残忍。然而，每想到自家的车就像公交车那样，人来人往的，心里就异常愤懑，就想折磨甚至是报复他。

丈夫常常令她忧心的同时，也令她很享受。她喜欢丈夫以拼搏的精神爱她，而这样的爱让她有一种特别的美丽与欢乐，不像刚结婚的那些日子，不是暴风骤雨，就是毛毛细雨，刚尝到一点小甜头时，他就偃旗息鼓。

她觉得这男人的那点德行吧，就如开车，刚学会开车时天天想着车就手痒痒的。唉！世道变了，真是把开车当职业的人越来越少，时间一长，再名贵的车也不愿意开了，放到家里成了摆设！

回忆越多，幸福感越少。“不能改变，那就适应吧。”辛芯经常这样在心里安慰自己。她清楚，女人在欲望面前更容易迷失，以前把生米煮成熟饭，你就是他的人，现在就算把生米做成爆米花都不管用……何况男人在色的面前永远喊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在丈夫的鼾声中辛芯回过神来，于是一股厌恶之感顿时袭上心头。她本能反应想一脚把他踹下床去，突然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人家毕竟在她的无理取闹中还是很听话的，这说明他还在乎她，在乎着这个家。

她非常清楚，男人的背叛往往是从身体开始的，而女人的背叛往往是从心开始的。男人有时候撒谎也好，敷衍也罢，其实并不是想那样做，而是他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就如小偷们的顺手牵羊，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管不住自己，甚至是一种习惯病。

枕边人早已鼾声如雷，辛芯的心在四处游荡，于是她越发辗转难眠，她曾无数次地问自己：今天如此光鲜靓丽、衣食无忧的生活不正是自己当初所百般梦寐的吗？为什么现在却全然变味儿了呢？难道是自己的选择错了吗？

作为熟女的辛芯也明白：爱情就像鬼，听说的多，见到的少。经历千回百转的爱那大概不是爱情，但一定可以成为亲情。于是辛

芯决定不再想这些了，她知道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幸福的婚姻通常都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远而不闻的丈夫组成的。

看清了，人就轻松了。她开始数着羊睡觉。没想到一下子居然进入梦乡想起她来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



咚、咚、咚……“有人在吗？有人在吗？”辛芯挤出人才市场回到家中喝了口水就听见有人敲门。她强撑起疲惫的身躯，拖着步子去开了门，只见一位二十出头满身乡土味的女孩从门外探出头来，露出两排整齐雪白的牙齿，笑咪咪问道：“姐姐，请问这里是有房出租吧？”

“房间没有了，我们出租的是阁楼。”辛芯有气无力答道。“阁楼也行，阁楼也好，我能先去看下吗？”辛芯看她一脸单纯，便做了个请进的姿势。

大学刚毕业，她咬着牙根，和另一个女孩秦岚合租了这套房子，两室一厅，因为是顶楼，还有个小阁楼空着。在没工作没钱、浑身自由却不自在的日子里，她们商量着把阁楼的出租信息贴了出去，以减轻点经济上的压力。

室友秦岚是个好胜心较强的女孩，长得不算漂亮但很有气场，她并不急着找工作，而是每天都拎着水杯去图书馆占位子，为即将到来的公务员考试备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斗，她却乐在其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是汉子一定要在海州谋个一官半职，然后衣锦还乡让父老乡亲们瞧瞧！

辛芯呢，尽管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接济着，可她还是急于找一份好工作，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稳定下来，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个他。她相信没有高过人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日本跨国公司“海润奥特莱”早已经声

名在外，而双语翻译一职，对专业，对胃口，按道理说她的履历做得也不差，为什么一点音信都没有呢？她不止一次在心里翻腾着，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

接到海润的面试通知时，辛芯正在刷牙，正准备再去人才市场多投几份简历。如今这个面试电话对她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一根，管他刀山火海也要牢牢抓住。她稍稍化了个淡妆，配上 ELLE 轻熟女装一套，凹凸有致的身材，清新可人的脸蛋儿，无可挑剔的“板型”，让她在自信中体会着好事将近的美妙。

面试约在上午 9 点，辛芯春风满面地出了门就直奔位于海州经济开发区的海润大厦。观光电梯直上十六楼。“不要紧张，淡定……”电梯里面的辛芯对着镜子自我鼓励着，全然忘了电梯里还有一道陌生的眼光正光芒四射地盯着她。

来到面试间里，三位面试官已经就位，辛芯一眼从面相上认出其中之一为日本人，后来她才知道，这人叫加藤，公司总经理；另一个应该是人力资源总监什么的，还有一个，貌似熟悉的面孔，对了，她想起来了，就是电梯里面那一道眼光的人，这下糗大了。

既来之，则安之，咱是屌丝，女汉子！虽然没有背景但咱有“背板”，学历高，外语好，不要把西兰花不当花！辛芯自我安慰，努力让自己镇定了下来。经过人力资源总监的一番轰炸之后，小鬼子接着就和她较上劲了，在电话里不断交换着用英语和日语追问。辛芯知道这是在考验她的两种语言水平，因此她淡定而谨慎地搜肠刮肚地搬出所学知识，好在总算有惊无险应付过去。对此，小鬼子露出狐狸般的一笑说：“辛小姐，感谢你对我们海润集团的厚爱，我们会综合你今天的表现做出决定的，回去静候吧！”“这话什么意思？”她有些失望。

辛芯忐忑不安地出了海润大厦，回到出租室，她觉得头上像是顶了一片巨大的沉甸甸乌云，黑暗快将她吞没。索性倒头大睡，白天的过往都从梦中流向内心然后又阴魂不散显现出来，当她从中醒来便接到了海润录取通知，随即她衣衫不整冲进秦岚的房间，一个

劲地狂亲不止。“哎哟，哎哟，我的小祖奶奶，你狂犬病发作了？弄我一脸口水。”秦岚飞快地擦脸问道。

“亲爱的，海润要我了，海润，你知道吗？”“海润是谁，长得帅吗？”秦岚迷瞪道。“什么呀，上市公司，跨国集团海润，哈哈哈哈哈……”辛芯得意得有些忘形。“告诉邢郡了没？把他叫出来，咱们一起出去嗨皮一下，如何？”听到秦岚提议，辛芯突然满脸笑意凝住：“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了，可是人家说今天要加班，来不了。他做梦都想谋个一官半职多挣点钱买房子，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混得上。”“没关系，那就叫上新搬来的小妹子傣琳，晚上出去撮一顿，咱们三个女人一台戏，浪里个浪，怎么样？”秦岚扭起她那电臀，把辛芯逗乐了。

新住进来的傣琳是个家庭保姆，初中毕业后就来到海州市，现在照顾的是一对老年夫妻。因为男主人突然中风平时只能靠轮椅行走，儿子在国外，平时和老伴相依为命。女主人娄阿姨手脚还算灵便，所以傣琳的保姆生活过得很舒服。

傍晚时分，傣琳服侍完老夫妻就回来了。秦岚和她说了辛芯的事情，单纯的傣琳很高兴，说：“谢谢两位姐姐不嫌弃让我住进来，你们都是大学生，好羡慕你们啊，以后有什么事情还请你们多帮忙，这样吧，今天就我做东，请两位姐姐吃饭！”“No，说好我请，大家别跟我抢了。”辛芯说完示意大家走起。

找到了工作本该高兴，可男友的不解风情却让辛芯心里隐隐不快，她首先给自己倒上了酒，然后直接给她俩满上酒。“说好我请的，你们别和我争啊！”辛芯再次自言自语道，好像谁真要抢着埋单的似的。

诗人说：“长大了，乡愁是张窄窄的船票。”不能经常回家的人只能把短暂的欢聚当成乡愁的解药，可一旦酒入肚肠，愁更愁。一连三杯红酒下肚，辛芯开始发飙起来：“邢郡，你什么人啊？本姑娘喊你出来，你还端个架子，你那个什么狗屁的职位，比我还重要啊？看本小姐，进了海润，钓个金龟婿，一脚踹了你！”说完还做了一脚

把他踹飞的动作。

秦岚见状不屑一顾地道：“我说姐姐，找老公就得要条件契合的。”“什么叫条件契合啊？”辛芯故意问道。“要么就是高富帅，要么就是富二代，简单说就是有房、有车、有钱和长得帅，还肯给你花钱！”亵琳心直口快插话道。

“小妹子你这句话靠谱，不管高富帅、矮富帅、丑富帅，只要有富就热爱！”秦岚用指头点着她的额头说。“呵呵，这样的男人哪里去找啊，不是被人家抢光了，就是人家自己去疯狂了。”辛芯有些气馁地说。“不对，姐姐，男人可以不帅，但一定要有钱或有权，最好有权。因为有些东西钱不一定买来，你看那些大老板，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挤进人大、政协去当个委员什么的，就是在寻求权力，有权了自然地位就上去了，还掌握着大多数人所不能掌控的公共资源。”秦岚带着官本位地补充道。

“岚姐姐说得好对咯，我当保姆那家据看就很有权力地位，家庭条件老好老好的，经常就有一些人去他们家拜访，家里好吃好喝的都用不完，都放过期了丢进垃圾堆。”亵琳再次插话道。“算了吧，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太依赖别人，因为即使是你的影子也会在黑暗里离开你。”辛芯叹气道。

“辛姐别气馁嘛，男人累了，哭了，伤了，痛了，躺下来抽根烟，默默地承受着，起来就说句‘去他妈的’什么的，还得继续拼命，也不容易的。”亵琳借用男朋友经常说的粗话安慰道。

“呵呵，我大学时候就稀里糊涂跟了他，那个时候，他拿我当宝贝，现在呢，动不动就是加班，加班……好像要加到下个世纪去。我们一个月都见不到两次面，你说这叫什么谈恋爱啊？”辛芯越说越火。

借着酒劲，亵琳和秦岚追问着她和邢郡的开始。辛芯在她俩的激将中，以女人的中和阳刚之气，将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出来。



邢郡是她大学同学，那个时候的他集清新、阳光、帅气、老实……于一身。邢郡二十一岁生日宴上，辛芯和几个经常要好的同学被邀。帅哥美女相遇，相互碰杯高潮迭起。同学们知道她和邢郡暧昧着，有人便起哄她和邢郡喝个交杯酒，情非得已便干了一杯。原以为这样就可以告一段落了，谁知道一向不善言谈的邢郡却举起酒杯站在她面前对她说：“你知道我这一生最珍贵最宝贝的是什么吗？”面对莫名之语，辛芯有些迟钝地睁大眼睛等待答案。于是邢郡手一挥，很男人地指着她说：“就是我这句话的第一个字——你！辛芯。”

油锅里一瓢水，为此同学们再次起哄：“亲一下，亲一下！”辛芯在半推半就中和他紧紧相拥在一起。正当大家屏住呼吸羡慕着时，辛芯一把推开了男友邢郡，向卫生间跑去哇哇地吐了起来。邢郡体贴地去开了一间客房。

当她清醒睁开眼睛时，发现邢郡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头站在床边不敢看她。“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会……”辛芯坐起来拍打着脑袋竭力回忆着，不一会儿便想起了什么。于是她很愤怒地指着邢郡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便嘤嘤哭了起来。

哭了一阵后，辛芯就生气说：“你给我滚吧，滚……我不要再见到你。”邢郡只好灰溜溜地“滚”出房间，像个打蔫的茄子回到宿舍。参加晚宴的三位同学见他回来，全都齐刷刷地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有的嫉妒道：“邢郡同学，洞房花烛夜不错吧，哈哈。”有的打趣道：“爽歪歪了吧。”“去你们的，都是你们把我灌醉的，害死我了。”邢郡一副比窦娥还冤的样子令人动容。“兄弟帮了你的忙，你还怪我们，你什么人啊，逆天啊。”这时，只见邢郡乞求似的向大家问道：“她很愤怒，要是到学校告我怎么办？要退学的吧？你们说

会不会坐牢？”

“哈哈，邢郡同学你不要以为你晒黑了，就能掩盖你是白痴的事实。她怎么会去告你呢？那样对她有什么好处呢？丢人且不说，还自毁形象，再说你看她平时对你的眼神多么迷离呀，放心，对你主动的女孩一定喜欢你。”

看到邢郡害怕的样子，睡在上铺的兄弟李箬手舞足蹈地安慰道：“放心吧，没事的，邢郡同学，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不必细思恐极，而是以最快的速度，come on！买好多好多她爱吃的东西到房间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然后再左给自己一巴掌右给自己一巴掌，痛斥自己不是人，这一辈子做人做鬼都要与她白头到老生死不渝……保证什么事就没有了。”“你说的是真的？别再害我！”

邢郡离开房间后，辛芯一番男默女泪后认真地整理一下思路，她觉得自己也有些过分了，男女之爱即便是半推半就，也存在爱的成分。相反，在大学同学这几年间，她对他一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邢郡也很喜欢她并处处呵护着，她虽然有时看似很强悍像个女汉子，但她内心中却住着一个萝莉，平时见不到邢郡就找他想他，有他在心里就踏实、安逸，这不是爱是什么？

那天，她清醒地知道是一种半推半就地把身心交给了他。但是她不后悔，因为她喜欢他，所以奋不顾身。但这一次让她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她清楚地记得，那天当他身体像春笋破土一瞬间刺痛她时她条件反射般地咬破了他的肩膀……

一番思绪之后，她和邢郡就以接受现实的方式开始恋爱了，事实上这是许多人的恋爱方式，先上车后买票是规律。只是多年以后她才懂得。这些年来，她和邢郡像许多恋人一样，有快乐，有幸福，有争吵，但从未想到要离开他。因为她觉得在繁华的世界里，有个诚实可靠的人包容和迁就她，深深爱着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学生活真好，辛姐，我真羡慕你们啊！”亿琳一声感叹。“琳琳，你不是说你有个柱子哥吗？快说说，你柱子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对你好吗？”秦岚打趣道。“他呀，在福贵集团给老总当书记，